

回鹘信奉摩尼教的原因分析

张香珍

(新疆师范大学 法经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对于回鹘信奉摩尼教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二是经济上对粟特人的依赖。以上观点对于研究回鹘信奉摩尼教的原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回鹘的传统宗教心理及其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也是致使回鹘最终改宗摩尼教的重要原因。尝试从以上多个角度对回鹘改宗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 回鹘 摩尼教 牟羽可汗 粟特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589(2011)11—0133—02

由于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大量佛教包括摩尼教的庙宇和典籍遭到极大的破坏,文献失传,再加上回鹘文成为一种“死文字”,因此,尽管高昌回鹘留下大量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为近代世界所瞩目,但是研究回鹘的资料却是零碎庞杂且有很多断缺的,这给研究带来了难度。所幸近来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虽然有关回鹘的全面资料未公布,整体情况不明,但中外学者据此对回鹘信奉摩尼教的研究,却陆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笔者认为,在回鹘改信摩尼教的原因问题的研究上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一、回鹘(Uyghur)与摩尼教

回鹘,又名回纥,公元7世纪时兴起于漠北。公元8世纪牟羽可汗时与中原王朝的联系空前加强,公元762到763年回鹘牟羽可汗在洛阳期间,曾与摩尼教徒建立了联系,并在归国时把睿息等四位摩尼教僧人带回汗国。这在回鹘汗国有着深远影响。在牟羽可汗的支持下,摩尼教迅速取代萨满教的地位,发展成回鹘汗国的国教,极大地促进了汗国的发展。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它摄融了祆教、诺思替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主要思想是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瓦拉姆一世的迫害,摩尼教徒遭到迫害,四处流徙,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当摩尼教初传入回鹘人时,正是回鹘信奉萨满教的时期,回鹘牟羽可汗为什么改宗摩尼教呢?

二、经济需求说和政治诱因说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经济需求说和政治诱因说。经济需求说认为,回鹘改宗摩尼教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回鹘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因而在宗教

信仰上亦不得不得受到粟特人的左右。”^[1]政治诱因说认为,萨满教的崩溃是回纥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适应汗国统一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

笔者认为,政治诱因是回鹘改宗摩尼教的主要原因。回鹘与中原王朝加强联系的过程中,极羡慕中原王者地位的尊高。根据历史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的高车人“无都统大帅,当中各有君长……”^[2]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回鹘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改变,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汗国的统治者转化为封建统治者。司马光曾对回纥的社会制度的演变作了如下概括:“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赠遗甚厚,登里可汗(即牟羽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3]社会现实的变化必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时代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机构……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4]萨满教的崩溃是回鹘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适应汗国统一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需要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恰在此时,摩尼教宣称:“王者犹如朗日,诸明中最,亦如满月,众星中尊”^[5],把国王比作“朗日”和“满月”,这正符合回纥汗国统治者王者独尊的心理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第二种观点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作为游牧民族的回鹘人,早期都不善于经商贸易。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粟特人在发展商业贸易

收稿日期 2011-02-17

作者简介 张香珍(1974-),女,河南西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宗教文化研究。

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其历来受到回鹘的重用。因此,不能排除回鹘牟羽可汗有继续利用粟特人发展经济的策略和想法。

以上两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粟特人不惟摩尼教是奉,佛教也是他们尊奉的主要宗教之一。回鹘可汗与中原加强联系的过程中,正是中原佛教的鼎盛发展时期,倍受打击的摩尼教为什么能得到牟羽可汗的青睐呢?学术界一般认为,牟羽可汗不选择佛教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回鹘人草昧初开,对义理高深、体系庞大的佛教教理尚难以接受。相较而言,他们对摩尼教的接受就显得容易得多了^[6];佛教戒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与突厥游牧射猎、尚勇的习俗多有抵牾不无关系。对于这种说法,笔者认为,仅从教义上分析还不够全面,因为摩尼教也崇尚善、戒杀生,牟羽可汗入教后,经常劝人为善,并设官制监督人们行善。笔者试从回鹘人的宗教心理特征和历史文化认同角度加以分析。

三、宗教心理特征说

回鹘改宗摩尼教是与其长期以来信奉萨满教所形成的宗教心理特征分不开的。古代回纥人全民尊奉萨满教,它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草木湖海、各种动植物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尤其“天”、“日”历来在回纥民族中有着独特的位置,是其自然崇拜中最重要的神灵。瞬息万变的天气决定着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死存亡,他们认为,自然界之所以如此,都是“腾格里”(天)的安排,腾格里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并且是不可违背的。《魏书·高车传》载回鹘祖先高车人于文成年间(453—454)曾在漠南举行祭天仪式,载歌载舞、杀牲聚会,“众至数万”,场面十分壮观。8世纪中叶回鹘建立政权后,对天的崇拜有增无减,其可汗名号前一般都要加上“登里”、“滕里逻”等修饰语,以表示自己为天、天神所立。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载,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长子名“天”,其余五子分别唤作“山”、“海”、“太阳”、“月亮”和“星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鹘人的自然崇拜观念。回鹘对太阳更是崇拜有加,漠北回鹘可汗坐常面东。当唐公主入嫁可汗时,她的车要随太阳在汗廷周围转九圈。基于对天的崇拜,草原民族极看重死后灵魂的归属,他们认为死后是要魂归“腾格里”,如果灵魂不能归天,就会被看成是一个罪人。《牟羽可汗入教记》A页正面载“……我是神,我要与你一同去天境……我们要舍弃肉身而走向天境……如果你(牟羽可汗)毫无法规,不时地犯罪,那么,你的整个汗国就会混乱……所有突厥人,对于神要成为有罪之人。”A页背面载“其灵魂不能从这一行为中解脱,他说,对此,他害怕得发抖,其心就变软了。”牟羽可汗害怕什么呢?靠草原上的厮杀拼搏生存的回鹘人,长期以来信奉萨满教,原始萨满教以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为核心,没有来世和因果报应的观念,它的伦理观以杀敌多、掠夺财物多者为英雄。凶悍、彪强是马上民族追求的目标。摩尼教教义把耕作和种植视为最大的善,照此观点,杀生,是有罪的。按草原民族的观念,有罪的人死后灵魂是不能升天的。这种羞辱他们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回鹘民族要行善,要改奉摩尼教。“王者犹如朗日,诸明中最,亦如满月,众星中尊”,摩尼教把王者比作天空中的朗日和满月,除了王者独尊之外,还令草

原民族感到与他们的崇拜对象“天”的关系是如此亲近,不仅符合其死后灵魂升天的愿望,而且符合其尊崇日月的心理。由此可见,回鹘改宗摩尼教是符合其民族的宗教心理特征的。

四、历史文化认同说

牟羽可汗在中原遇到粟特摩尼教僧人睿息等人,把他们带回汗国并最终改宗摩尼教,决不是偶然的,这与回鹘人使用粟特文字及与粟特人的长期交往有关。此观点可以从以下文献资料看出。人所共知,古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所以古粟特人的踪影,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随处可见,其语言文字和文化思想广泛传播在古丝绸之路之上。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哈喇和卓编号为75TMK90的墓葬中发现了9枚“代人”木牌。正面书汉文“代人”,背面书少数民族文字。经释读,这些木牌背面的文字为粟特文。与此同时,此墓还出土有永康十七年三月汉文纸文书残片1件(编号为75TMK90 27)。《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载,北魏和平五年(464年),柔然可汗土贺真死,子予成继位,“号受罗部真可汗……自称永康元年。”依干支推算,永康十七年即为482年。从这一文书看,该墓的时代当在公元482年左右。从“代人”木牌可以推知,至迟在5世纪末,粟特文字已为突厥、回鹘民族所认识和使用。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布古特碑》正面即以粟特文和粟特语写成,文中记载了突厥汗国时代(552—599年)早期,突厥第三代可汗木杆(Mugan)和第四代可汗佗钵(Taspar)的事迹,其碑文也是用粟特文撰写。漠北汗国时代,粟特文在漠北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著名的回鹘碑刻《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塞维列碑》都使用了粟特文,此外,大量印有粟特文字的货币被发掘出来,这说明粟特文字曾在回鹘人当中被广泛使用。可见,回鹘人早已在思想观念上接受了粟特文化。

综上所述,公元8世纪回鹘改宗摩尼教,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诱惑,再加上宗教心理的需要和文化交融等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是符合本民族历史发展的一次改宗。摩尼教融汇继承了琐罗亚德教的思想,主张世界有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将耕作和种植视为重要的善行。而它所指斥的黑暗之神和种种恶行,又多针对游牧社会而言,具有重农商而轻游牧的特点,这一特点正适应了回鹘汗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回鹘改宗摩尼教以后,由于对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信仰,尤其是对善的追求,回鹘民族抑制了游牧民族剽悍的行为,开始了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过渡,并最终促进了回鹘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6.
- [2]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9.
- [3] 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
- [4] 薛宗正,马国荣,田卫疆.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8.
- [5] 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0.
- [6] 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J].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91. (责任编辑/郭伟)